



责任编辑/郭亮 美术编辑/王玺 校对/谭智方
2022年8月10日 星期三 28823906

养兔记

王贵宏

小时候我家养过猪、羊和鸡鸭鹅狗，每天放学一进院，第一件事就是放下书包给羊割草给猪菜，玩的时间很少。

长大成家单过，一只活物没养，原因是嫌麻烦，觉得过清闲日子舒心。可儿子五六岁以后，开始渐渐喜欢起小动物。被他央求得没法儿，便向人要了一对兔子，放在一个大木笼内。儿子每天乐颠颠地跑来跑去去它们喂草倒水。它们不声不响地在里面吃了睡，睡了吃，日子平淡而幸福。

当时间将兔子催大时，有一天我们发现，木笼内的箱子里突然出现了六七只毛茸茸的兔崽儿——两只兔子开始悄无声息地繁衍起下一代。小兔长得极快，没多久竟能吃草了。眼兔兔的家族开始旺盛，我有些担心，听人说成年兔子一月一窝，这如果倍增起来如何得了。果不其然，一月下一窝的兔子逼着我不停地钉木笼子。儿子面对这么多兔子，高兴极了。可我得给兔子不停地割草，往往是一大筐青草倒进笼内，一阵急促的咀嚼声过后，风卷残云地连根草茎也不剩了。

有一天，我发现一只兔笼空荡荡，一检查发现厚木板被啃了个洞，几只兔子逃之夭夭。我暗自庆幸，这个意外出得好，少了兔子少割草哇！房前屋后都是菜地，爱上哪儿上哪儿吧。有天晚上回家，推开院门见房顶几只灰白的东西互相追逐着跑来跑去。我定睛一看，哟，全是兔子，它们顺柴垛上房玩耍呢。菜地里的菜也遭了殃，除了葱蒜和辣椒完好无损，其他都被啃得支离破碎。兔子昼伏夜出，在菜地墙根柴垛下均掘了洞，你想捉住它们并非易事。

我开始被兔子折磨得苦恼，最后终于找了位对养殖感兴趣的小伙，以极便宜的价格将全部兔子卖给了他，包括在笼外那些东跳西跑的兔崽儿。那个小伙精明内行，他用细铁丝在兔洞口布套，晚上耐心蹲在旁边守候，没几天竟将兔子捉尽。他养兔不怕繁殖快，兔子下崽快，他的铁丝笼编得也快。后来兔子繁殖越来越多，他招了工人，办起兔子养殖场，搞起产供销一条龙。

同样的兔子，给我带来的是不小的麻烦和压力，给他送去的却是致富的门路。多年以后，当我想起那些疯狂繁殖的兔子，内心仍会涌起许多感慨来，想起那句“穷就穷在短见识，富就富在不知足”的话，觉得确有道理。



地名记忆

旧事

童年的吊筐

董国宾

不知怎的，常常想起童年。想起童年的村庄，村庄里快乐的白杨飞絮，还有爷爷的吊筐。

童年遗落在遥远的村子里，一回头，快乐的白杨飞絮，似乎还满村子飞着。路上和水塘里，都铺满了一层白色的绒毛。我的童年，没有童车，没有布老虎，没有电子手枪，一个精致的玩具都没有。一枚飞叶，一个瓦片，几个杨树的“毛毛虫”，却让我高兴地玩上半天。简朴的乡村，贵重的东西难觅踪影，但好玩的还真不少。那样的时光里，我的童年快乐得像一只陶醉的小蜜蜂。

欢乐的童年里，让我充满甜蜜和难以忘怀的，还有爷爷的吊筐。

一只陈旧的吊筐，被一条细绳挂在沾满烟尘的房梁上。那是爷爷的吊筐，亦是我心中的宝贝。

爷爷的吊筐里，时常会有几块糖，或一把花生，或两个柑橘，再就是几颗枣子。虽然不多，却能塞满我的小手。光着脚板走出爷爷的院门，温温的地面，会让我感到一阵暖意和兴奋。

一天在水塘边玩耍，不小心将母亲给我做的布袋袋抛入水中。我急得直哭，可又没办法捞出来，最后极不情愿地被爷爷领回了家。爷爷慢慢取下挂在房梁上的吊筐，把里面仅有的几个核桃递给我。核桃既能吃，又能玩，比布袋袋强多了。我瞥了一眼陈旧的吊筐，突然破涕为笑，心想，爷爷的吊筐真好。

那天放学，我背着书包直奔爷爷家。爷爷正在扫院子，还没稳住脚步，我就忙不迭地掏出课本，指着上面一串黄灿灿的香蕉问爷爷，香蕉一定又香又甜吧？爷爷皱了皱眉头告诉我，香蕉产在南方，很贵的。没等爷爷多作解释，我径直闯进屋里，目光在吊筐上扫来扫去。爷爷的吊筐从房梁上垂下来，发着油腻腻的光，似乎还有一点晃动。我在想，吊筐里会不会有香蕉呢。第二天放学回家，一推门，我又愣愣地盯住爷爷的吊筐。没想到，爷爷真的从里面拿出了香蕉。虽然只有三根，却足以让我兴奋异常。

不久爷爷的吊筐坏了，一整天我都沮丧地垂着头，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。

我家住在村子的西头，后面靠近水的地方，生长着一丛丛荆条。为了让我开心，爷爷急忙把这些荆条剥来，去皮晾晒，亲手编了几个吊筐。爷爷只留下一个，其余的送给了邻居。爷爷是编吊筐的好手，家里背篓之类的条编用具，都出自爷爷之手。那时的吊筐类似于眼下的冰箱，既防腐，也防鼠。家里有什么特别的嚼货，都放在里面，悬于通风处，里面的东西可多放一两日，耗子也难以下手。那时的乡下家家都有吊筐，悬挂在从房梁垂下来的挂钩上。我最喜欢爷爷的吊筐，因为它神奇，诱人，总能奇迹般地变出一些希望和梦想。

有了新吊筐，没了失落的心踏实和明快起来，我的童年又有了乐趣和色彩。爷爷今天从吊筐里拿出一小把瓜子，明天取出几个甜米团，还有山楂片、菱角米、小香瓜……这些东西爷爷从不舍不得吃，专给我留着，大多时候还送与别家的小孩子一起分享。还有一次，爷爷笑呵呵地取下吊筐，本以为又有什么好吃或好玩的拿给我，没想到，我接过来的却是一本小人书。那是一本关于雷锋叔叔的小人书，怕老鼠啃坏了，爷爷把它藏在了吊筐里。见我指指点点看得痴迷，爷爷在一旁抿着嘴直笑。

一天，我在院子里玩耍，忽然奶奶的嘴咕声从屋里传出来。奶奶对爷爷说，今年收成不好，要断粮了，不行就把烟戒掉吧。爷爷常年抽烟，一时难以戒掉，就出去捡烟头。当我拿着一盒香烟送给爷爷时，爷爷愣住了。得知真相后，爷爷抚摸着我的头哈哈大笑，还说，这孩子将来一定孝顺。那香烟是花9分钱买的，我谎称买铅笔和练习本，给父亲要了1毛钱。

这是以前的事情了。如今，我们已长大成人，有了固定的工作，生活愈发好起来，爷爷却离我们而去了。爷爷的吊筐湮没在岁月的尘埃里，我们默默承受着“子欲养而亲不在”的伤痛。

爷爷的吊筐哦！

回不去的鲤鱼洲

欧阳跃

退休赋闲在家的我，相约儿时的小伙伴，想一起到那个生于斯长于斯的村落去走走，去看看。妻子说，那里什么都没有了，看什么？

我离开那地方几十年了，近来愈常想起它，想到那里去看看。看什么？我自己也说不明白，那个地方令我魂牵梦绕的到底是什么？是屋背后那几棵有鸟窝、蝉的苦楝树？是那几排承载了小村兴衰历史的老平房？是村北那条一摸一大把田螺，一网好几条小鱼。见证小村变迁的清水港？还是常溜进去，偷吃桃子梨子，被看守果园的陈老伯追得四处乱跑，追急了，爬上梨子树，对着树下追来的陈老伯尿尿的果园？是，又或许都不是。

村子位于茶陵县城北面4公里，洙水河北岸。其实也算不得是一个村子，房屋的建造样式、格局，都与古老的自然村庄迥异，只是板规整的几排平房，存世历史更短，短短几十年便荒废了。

这里原本是洙水河边的一个沙洲，洲上荆棘遍地，杂草丛生，是一块从未开垦的处女地。沙洲不是很大，面积约有一平方公里。可沙洲却有很多个名字，站在上游的东门上俯瞰沙洲，活像一条逆流而上的鲤鱼，人们便叫它鲤鱼洲；沙洲头大尾细，被人们踩出的两条沧桑感很重的小径，一横一整贯穿沙洲四方，一条细尾一直拖到西面的老虎山脚下，爬上老虎山看沙洲，沙洲活像一个“甲”字，有人便称其为甲洲；洲上长满各种鲜嫩的青草，秋冬季节农闲时，周边村里的牧童，欢喜将牛赶到这里放养，又有人称其为牛栏洲；还有因地理位置而取名的北门洲、大河洲等等。查阅县志，方得知官方称其为鲤鱼洲。

鲤鱼洲原本是一座荒沙洲，在洲上建村住人，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。1950年，县政府派专家到洲上考察，发现沙洲土壤肥沃，适合种植经济作物，县政府决定开发鲤鱼洲。那时，湖南还没有完成土改，农民还处于单干状态，无法组织开发所需的大量劳动力。县政府便从南下部队中抽调一个连，组成“鲤鱼洲”开发队。一夜间，几排绿色的军用帐篷拔地而起，撑起了鲤鱼洲的一片天，一个用泥土石头垒起的大灶，使鲤鱼洲上生起了第一缕炊烟。从此，鲤鱼洲上便有了烟火味。

也不知是英雄改变了时势，还是时势造就了英雄。那时的人们都说，军人是最可爱的人，其实他们更是一群造就时势的英雄。他们善于创造奇迹，创造无数的不可能。三个月后，鲤鱼洲便让人惊掉下巴，昔日的荒洲，此时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三百多亩平整肥沃的良田。几排错落有致、酷似军营的平房，耸立在往日荆棘丛生的沙石之上。一个别具风格的村庄，有如魔术师手中的道具，平地拔起。引得前来参观的人们惊呼：“了不得，又是一个南泥湾！”

部队西进南下了，县政府便组织机关干部居住在洲上开展生产，并把鲤鱼洲作为机关干部的劳动实践基地，将其命名为“茶陵县机关农场”，至1956年，机关农场已聚

集了男男女女近百人的队伍。他们在农场组成一个个家庭，这一个个家庭就像撒下去的一粒粒种子，开始在鲤鱼洲上生根发芽，开枝散叶，开启了机关农场数十年的辉煌。他们，便是我们的父辈，第一代农场人。

都说生命很脆弱，可鲤鱼洲的任何生命都极其顽强，因为这里有一群顽强的农场人。天旱了，农场的男人女人，靠着肩膀上的那担水桶，用洙江河里的水洗灌鲤鱼洲上那300亩不蓄水的旱地。无论旱情多重，鲤鱼洲的花生黄豆高粱们的生命，从未因干旱而枯死。即使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，依然连年丰收。

自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，我们这些农场二代密集地相继问世。三年自然灾害过后，农场进入人丁兴旺、经济高速发展期。此时，农场的发展方向由早粮种植调整为水果栽培。打记事起，我们这一代农场人，便见证了鲤鱼洲由粮仓到果园的历史性巨变。春天，满洲开满红色的桃花，白色的梨花，鲤鱼洲成了花的海洋。到秋天，橙黄橙黄的桔子挂满枝头，远远望去，仿佛一堆堆金子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，此时的鲤鱼洲俨然就是一座金山。

那年，场长说，背靠大树好乘凉，人们便在房屋四周栽满了各种树木。几年后，那些树长高了长大了，像一道道围墙将村子围成一座大院。院内就酷似一个大家庭，院内的人们就好像成了一家人。那时的人，淳朴得十分简单，简单得夜不闭户，敞开大门睡觉。

鲤鱼洲没有城市的喧嚣，一切显得是那么和谐静谧。那些长大了的树，引来了各种鸟儿，鸟儿们在鲤鱼洲筑巢安家。夏日悠扬的蝉鸣声，傍晚鸟儿归巢的叽叽闹闹声，使鲤鱼洲有如闹市，分外热闹。爬树、捕蝉、掏鸟窝，便成了我们这帮顽童乐此不疲的游戏。

进入上世纪80年代，我们都长大了。上的上大学，当的当兵，更多的小伙伴去了南方打工，陆续离开了农场。时间进入1990年代，商品经济日趋发达，偏于罗霄山脉一隅的小城茶陵也涌入了大量的“洋”水果，机关农场的传统桃李，从香樟樟变成了少有人问津的滞销品。加之交通不便，洲上水涝洪灾频发，机关农场于上世纪90年代末被撤销，听说现在已转型办起了一座砂石厂。

“转过前面那个弯，不远就到了。”伙伴的话把我从回忆里拽了回来。就要见到阔别几十年的故乡，心中突然有种莫名的不安，似乎害怕见到今天的鲤鱼洲。此时，我才真正读懂了宋之问“近乡情更怯”这句诗。对他这句诗我纠结了几十年，总觉得宋之问写了个错别字，把切写成怯。此刻方知，是我的悟性、境界太过肤浅。

“调头。”我突然大喊。伙伴问怎么了。我说不去了，我害怕。伙伴迷惑地看了我一眼，摇摇头，减速掉头照原路返回。

我不想在心里留下遗憾。留在我心里的，应该永远是几十年前的那个美好的故乡。

真情

怀念三妈妈

楼杭燕

一生中，茫茫人海里，总会有一些人会留在你的脑海挥之不去，三妈于我而言就是其中一个。虽然三妈离开人世已十载，但我至今仍依旧深深怀念着她。

同村，祖上是地主的她嫁给了根正苗红的三伯，从此成了我三妈。三妈中等个头，身体壮实，性格豪爽，为人仗义，慷慨大气，爱打抱不平。我小时候对她很依恋，缘于她给人的安全感吧。

记得有一回，三妈用自行车带我去赶集，路遇一醉汉骑车下坡刹不住直冲我们而来，情急之下三妈跳车并使劲想把车稳住，但车子斜着倒了，我还是被摔了。那人自知理亏，连说对不起。三妈赶紧将我拉起，冲那人说道：“喝酒误事！万一有人有事了，你说‘对不起’有什么用！”

我家和三妈家的房子并排成直线，前沿溪后靠山，后山上有一棵三妈家的桃树，每年桃子还未成熟，我便垂涎欲滴。有一次，我实在抑制不住体内馋虫的蠢蠢欲动，偷偷跑去打算摘，被三妈撞见了，问我去干吗，我随便说了个理由便面红耳赤地匆匆开跑……过了一段日子，三妈端了一淘箩成熟的桃子来我家。我担心她会揭穿我的谎言，谁知她当没事发生一样，让我的内心得以不再忐忑。她以自己的宽厚仁慈维护了一个自卑、敏感的小女孩可怜的一点自尊。

小时候喜欢看书，在部队当兵的二伯房有一个放满了书的书柜，而那个房间常年被奶奶锁起来，不让我们靠近。有一次我趁奶奶开门找东西时偷偷溜进去被奶奶发现了，她踩着小脚追着我骂了几圈。终于，有了转机。一天我放学回家，三妈朝我笑笑并神秘地朝我使了个眼色。她竟趁奶奶不注意地把我带到了书柜，并想办法支开奶奶，叫我去找书，然后再把钥匙还回去。等过几天我把手上的几本书看完，她再以同样的方式帮我。如此循环了几次，后来以因我教奶奶念《心经》，奶奶作为回报将这个书柜向我开放而告终。

某个冬天，三妈给适婚年龄的堂哥装修好新房，热情地邀我参观，并高兴地说：“这里暖和，你以后可以来这里安心看书，你哥反正也只是偶尔回来。”后来才知道当兵在这个“奢华”的书房里遨游于书海时，三妈多次撞作主张替我挡住了来找我玩的伙伴。当我提及此事，她不好意思地咧嘴笑笑又若有所思地说：“读书要紧，读书不能出去。”

中考时，相差一分半与理想的学校失之交臂，我想和堂姐去服装厂打工，那是当时我们村里女孩除了读书外唯一的出路。三妈听了后，坚决反对，并把她的存折取出来，叫我去交学费复读。

十年前，三妈因高血压导致半身不遂，瘫痪在床一年多。弥留之际，见到曾经身强力壮的她无力地躺着，我伤心地小声哭泣，只见她微动着嘴巴，想说什么而又无法出声。这是对我最后的关怀和嘱托。

小时候渴望穿过故乡那条两边长满高耸水杉树通向城里的路，去外面看世界；这也是三妈对我的期盼。而今，定居城里的我却常常穿越时空朝着故乡的方向回望、叩首，惦记三妈带给我的曾经。斯人已逝，唯有怀念不辍。三妈，安好。